

胡声声

李毓

一个比亲闺女还要亲的好儿媳。”说完，两颗热泪滚过那大哥的脸颊，渗进了衣襟。

“七年了！整整七年我都坚守在春节值班的岗位上，没有陪亲人们吃过一顿团圆饭。时间都去哪儿了？”此时，那大哥的手机响了，他接起电话，向阳台走去。我隐约听见电话里传来细微的声音，“我在等你回来”。我想这一定是嫂子的声音。

雪，不知何时又下了起来。我躺在床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海燕为爱不私付出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也使我明白了那大哥为什么会发出时间去哪儿的疑问。是啊！正因为时间流逝在岁月里，才使人愈老愈感到时间的珍贵，愈老愈有重家的情结。

此刻，我不禁想起了我的妻子，也想起了妻子给我念过的那首诗——我是你的女人/我在等你回来/等你从白天的黑夜里回来/等你从黑夜的深井里回来/不要什么金子银子面子/只要黑糊糊的脸/你/平平安安地回来…… (蒲白矿业)

岁月悠长

青子说她要离婚的时候，青子爸的二胡声嘎然而止，青子妈头上的活也停下了。青子妈抬起多皱的额头，睁着昏花的老眼问：“为啥？他欺负你了，在外面有相好的了？”

“都不是，我们不合。”

“啥叫不合？又没叫你们唱戏！”青子妈没好气地说，她正准备用目光寻找青子爸的声援，却发现青子爸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去了，终日荡漾在耳边的二胡声也随之消失了。

“我看你是好日子过腻了。我们那时候，别谈感情了，我结婚前连你爸的面都没见过，俩大人定个日子，说结婚就结婚，不管是麻子痼子都得认命，不也生了你们姊妹几个，一晃一辈子不也这么过来了？合拍，啥叫不合？你爸这辈子游手好闲，心疼过谁？除了挣份工资，一回到家就抱着那破二胡哭丧，最开始听得心烦就吵，可人家照拉，你能咋？过日子，将就就将就了，现在早习惯了，他拉他的，我根本就听不见了。”

青子心想，这可能就叫所谓的磨合吧。青子看着像框中年轻时母亲的梳着两条黑油亮的辫子一脸憧憬的微笑，和眼前皮肤暗黄，体态笨拙的老妈怎么都联系不到一起，这也是磨合的结果？在青子的记忆中，几乎没有爸年轻时的印象。妈一直是这么苍老而勤劳的，脾气不好，常对爸发火，妈一吵爸就拉二胡，爸拉二胡的时候，脸上闪着圣洁的光芒，眼神辽远迷茫，仿佛已经置身世外，这种时候“天塌下来他也不会管”。哥哥说他唯一一次见爸发火是那次妈在气头上，要夺爸的二胡，爸一把将妈推老远，一字一顿地对妈说：“你敢碰它一下我们就离婚。”从那以后，妈真的再没动过那二胡的念头。

夜里，青子和妈早早睡下，娘俩俩准备好拉拉话儿。

“青子，人要知足，你们现在日子多好啊。况且，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我们家可丢不起这个人啊。我和你爸吵闹了一辈子，若不是为面子，恐怕连你都没有。你哥哥姐姐也都是本分人，从来都不懂离婚两个字咋写，到你咋就不行了，都是小的时候我把你惯坏了！可这过日子又不是过家家，可以任由你性子来，青子，你就别胡思乱想了。”

正是蚊虫聒噪，月色如水的仲夏夜。夜色渐浓，有丝丝凉风从窗棂洒下，燥热的心绪也似慢慢沉淀了，这时，青子忽然听见一阵二胡声像原野上的炊烟一样从寂寥的夜空下袅袅升腾，起初是若有若无的，后来如丝如缕，如泣如诉，二胡声中似乎有牵挂，有无奈，有抗争，有彷徨，到最后都化作一声沉重的叹息重重地敲在青子的心上，青子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从小到大，青子感觉第一次听懂了爸的二胡，“妈，你听懂过爸的二胡吗？”没有回应，身边的青子妈已经发出均匀的鼻息。 (略阳发电)

品茗小说

用一场雪，叫醒你的耳朵

王永耀

领着你去北京看病时
刚好有一场雪落下
我知道
那是你诀别的泪晶
流淌着家的温情和儿女的期望
渗入我的骨节
你离去的这几年
雪花绽开好多次
白色的精灵
像生命的花朵
被世界之外的风吹落
远山白了
田野白了
连同你的坟茔也白了
或许
雪不足以治愈疼痛
可依然走在雪地里
寻找鸟的爪印
聆听踩在雪上脆生生的声音
甚至
想虚构一个场景
雪停了
天空放晴
红装素裹
母亲站在家门口
我扫开一条小路
用一场雪叫醒你的耳朵
(神南矿业)

诗歌天地

爱写满岁月

·黄东华·

啊！”说完，那大哥会心地笑了。

那大哥弹了一下烟灰。此时，我发现他的眼神，闪烁着幸福的光泽。他接着说：“结婚的第二年，海燕有了身孕。从那时起，我觉得自己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男人。自从海燕有了身孕以后，无论我怎么劝，她就是不听，仍然坚持每天挺着大肚子，天不明就起床给我做饭。我知道，她是怕我上班饿着了。傍晚，在回家的路上，每次都能看见海燕等我回家的身影和见到我后开心的笑颜。回到家，热腾腾的饭菜，顷刻就出现在眼前了。因为产期提前，孩子出生那天我还在井下工作，等我得到消息，怀着愧疚与兴奋的心情匆忙跑进医院的时候，映入眼帘的依然是海燕开心的笑脸。那个时候，海燕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长春，快来看我们

口，每次都能看见海燕等我回家的身影和见到我后开心的笑颜。回到家，热腾腾的饭菜，顷刻就出现在眼前了。因为产期提前，孩子出生那天我还在井下工作，等我得到消息，怀着愧疚与兴奋的心情匆忙跑进医院的时候，映入眼帘的依然是海燕开心的笑脸。那个时候，海燕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长春，快来看我们

雪，洋洋洒洒下了一整天，入夜时分才停了下来。

他，独自站在宿舍的阳台上，痴痴地望着华灯初上、满目银光的矿山。

“海燕，又是新的一年。”他发出低沉的声音，像是呼唤谁的名字，又像是对自己窃窃私语。

“哥，进屋吧！站在阳台上多冷啊！”我躺在温暖的被窝里，看着电视懒洋洋地喊道：“哦……知道了。”他漫不经心地回答我。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听到阳台与卧室之间的玻璃门，被徐徐地拉开又缓缓地关上。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走了进来。他个儿不高，身形很瘦，头发留得很短，胡子刮得很干净。他就是我的舍友，也是在工作和生活中给我无私帮助的好大哥——那长春。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我的泪腺丰满了起来。令人动容的歌声拨动了我的心弦，也勾起了我对人生过往的回忆。

“啪”打火机清脆的点火声，把我从回忆的思绪中拉回了现实。我扭过头去，看见那大哥已经

沙漠绿洲

·李小艳·

沙坡头景区集大漠、黄河、高山、绿洲为一处，既具西北风光之雄奇，又兼江南景色之秀美，自然景观独特，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五大沙漠之一。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走进沙坡头，感受沙漠的浩瀚与神秘莫测，一路上，除了金黄细软的沙子，最多见的就是沙漠特有的植物——红柳，像一堆堆烈火点燃在沙丘之间，一株株，一丛丛，随处生长。从早上一直到中午2:00左右，烈日当头，沙子被晒得灼热，游客甚少，景致也开始有些变化了，沙丘上的梭梭，稀稀疏疏倒也茂盛，终于看到了些生命的绿意，莫非前方有水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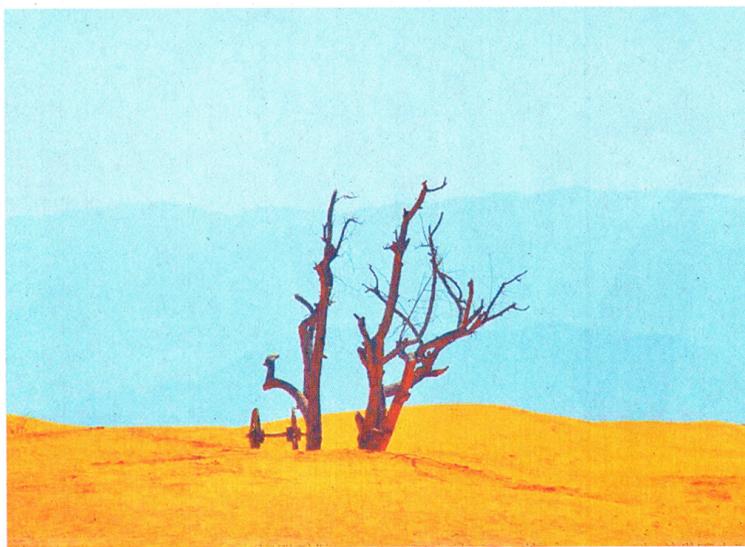
继续前行，远远望见浩浩荡荡的驼队，逶迤行进在绵延起伏的沙丘中，不远处可以看到一座仿古楼阁，爬上一座小山丘的最高处俯瞰，楼阁附近竟有一片绿宝石似的湖水。湖区呈长带状，面积虽然不是很大，却很秀气。微风吹过，泛起层层涟漪，水边是密密匝匝的芦苇丛，有一人多高，米白色的芦花飞舞着。远处的野鸭等野生鸟类或群

行，或独处，却被我们这些闯入者惊起，“呱呱”叫着飞走了。秋日里的湖水分外迷人，微波泛动，碧水粼粼，湖中游鱼如梭，忽聚忽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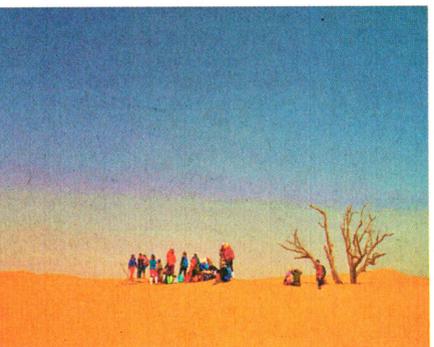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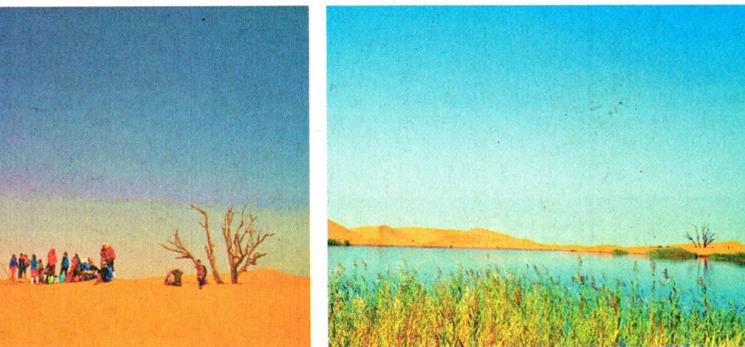
躺在软沙上小憩了一会儿，醒来看见从沙漠的另一个方向迎面走来一群背包客。攀谈后才知他们是徒步旅行迷路了，无意走进这里。

我告诉他们，这里是沙坡头景区，不仅可以观赏沙漠和绿洲的景色，还能看到黄河逶迤流过。他们兴奋不已，没停留多久，匆匆告别后继续前行，去探寻未知的风景。

运气甚好，沙漠中难得一见的海市蜃楼也偶遇了。眼前明明没有青山，经过光的折射，便将远处的群山呈现在眼前了。青山绿水相伴，虚实相间，一切竟也是如此和谐，我感慨于大自然的杰作，就在这沙漠似的地方竟有着水乡般的温柔。再次被这奇幻的美景所陶醉，恍若置身于江南的碧波清流中，心神俱化，融入在这莺歌燕舞，灵魂放逐在这无言的静谧气息之中…… (黄陵矿业)



光影故事



钱穆说，没有读过金圣叹批注的水浒，就算你倒背一百零八将，熟记一百二十回，也相当于你没真正读过水浒。我不服。

钱穆何许人也？他与胡适并称为“南钱北胡”，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少时是神童，九岁就能倒背三国演义。长大是名师，先后任过北大、北师大、西南联大等名校教授。解放后去香港创办了新亚学院，后与另外两个学院合并，他为之命名为“香港中文大学”。他还是物理学家钱伟长的叔父。他在《中国人的九本书》中给我们列了个书单：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道德经，庄子，坛经，近思录，传习录。用网络语言说就是“不读不是中国人”。

金圣叹何许人也？明末魏忠贤生，原姓张名采，明亡誓不降清，曰：“金人在上，圣人焉能不叹？”故改名曰“金圣叹”，后因“哭庙案”被斩首。他也给我们列了个书单：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滸，西厢，分别是哲理散文之最、辞赋之最、传记之最、诗歌之最、小说之最、戏曲之最；相应地把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施耐庵、王实甫分别称为第一到第六才子；这六本书也叫做六才子书。用网络语言说是“为人不识六才子，枉称认识中国字”。

水浒何许书也？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第五才子书，红楼梦之前的小说之最。金圣叹曰：天下之乐，第一莫若读书；读书之乐，第一莫若读水浒。

我为何不服也？因为我就是钱穆所说的读过水浒十遍、一百零八将倒背如流、故事情节如数家珍，却没有看过金圣叹批注的水浒。

我读水浒大致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叫做“看名著是名著，看好汉是好汉”。

小时候是一鳞半爪的了解。如听过的评书，看过的连环画和画报，以及一些电影、电视剧的片段等。对林冲、武松、李逵、鲁智深这些物理伤害极高的英雄无比仰慕，对宋

江、吴用扼腕叹息：及时雨都送到江里去了，纵然智多星也是无用啊！

高中时得窥金圣。那时央视版水浒热播，就是李雪健演宋江的那个，就是王思懿演潘金莲的那个，就是“大河向东流，该出手时就出手”然后刘欢甩一下脑袋那个。借此东风，我们班一时兴起看水浒原著。我工工整整做了几十页的笔记，把水浒的人物关系、出场的前后顺序、108将的外号排序及对应的星座、最后的归宿，甚至在七十二回聚义以后在梁山上当镇、分工的阵容都画了出来。原著看完不解渴，又看续集，比如陈忱的《水浒后传》、俞万春的《荡寇志》等等。

大学毕业以后，独自一人来到矿上，静居桥山深处，夜聆沮水潺潺，灯下捧一本水浒细细品读，开始用辩证唯物的思想、带着批评的眼光、追求和谐的理念去读水浒。于是，进入看水浒的第二阶段，叫做“看名著不是名著，看好汉不是好汉”。

先说人物，看看女的，要么像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这样没脸、毫无节操；要么像孙二娘、顾大嫂这样彪悍女汉子，稍微正常一点的扈三娘还在宋江的逼迫下嫁给了猥琐好色的王英，实在是“臣妾做不到”啊！男的呢，不管是武松、燕青等“禁欲系”男神，还是李逵、鲁达等“嗜血系”莽汉，抑或是卢俊义、关胜这些“老干部”，还是宋江、柴进这样的“暖男”，暖的是他的“弟兄们”，每日只是“打熬力气”。

再说“逼上梁山”，我看也就林冲一人，其他人都是自愿上山或者被“赚”上山。要么是为一报一仇（如武松），贪一毛小利（如劫生辰纲七人），逞一时之快（如鲁智深

走上犯罪道路，要么是落草为寇、破罐子破摔去梁山找犯罪组织，要么是因为有一技之长，被山上之人拖下水，匹夫无罪怀技其罪。被赚上山的手段包括武力逼迫、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伤及路人甲乙丙丁多名。不必说关胜、秦明、董平、张清、索超这些高手因为技能冷却太慢在沙场失手被擒。随便说几个“赚上山”的例子：金枪手徐宁是梁山为破连环马让时迁盗走祖传绝宝甲上山的。为逼迫时迁上山，好汉们将他家烧成一片废墟。神医安道全更是一肚子苦水，因为宋江生背疮需要神医救治，于是张顺杀了安神医心爱的李巧奴和无辜的老鸨，并写下“杀人者安道全”。他还不是最惨的，最惨莫过于玉麒麟卢俊义，原本过着“小确幸”

曾经对水浒进行深度批判。

掩卷遐思，得出结论：水浒放到现在，其实就是一中等水平武侠小说。说中等，是因为它缺乏是非善恶观念的正义，缺乏软玉温香、侠骨柔情的柔情，缺乏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气魄，还没金圣叹写得那么好。鉴定完毕。以后再不读水浒了。

各位看官，我都把水浒读到这程度了，钱穆还要说我不算真正读过水浒，我不服。为表示不服，我要把金圣叹读一下，然后写一篇读后感，叫“批钱宾四批金批水浒”。

快递小哥刚把书送来，我翻开一看就乐了：“什么金批水浒，不就是金圣叹弹琵琶么？”今宵欢乐多。不料，读完序言和“读第五才子书”，我就进入了看水浒的第三个阶段：看名著还是名著，看好汉还是好汉。

《又序》里对我前文的质疑进行了解惑。曰：“叙一百零八人，其不出绿林，其事不出劫杀，失教丧心，诚不可训。”我心里道：和我想的一样，看你怎么为他辩解。金曰：“如必欲苛其行迹，则夫十五国风，淫污居半（子曰曰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老金竟然说是“淫污居半”，看来他和“子”眼里有不同的诗经啊；春秋所书，就存十九。不闻恶神奸而弃禹鼎，惜《铸机》而谈倚相，此理至明，亦易晓矣。”还说《史记》除了刘项之争，也无非是杀人报仇、捐金重义，说庄子忽言化鸟，忽言解牛，说水浒兼得史记之雄奇、庄生之放浪。金圣叹说的如此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

金圣叹批水浒时，红楼梦尚未问世，而《三国》《西游》已经珠玉在前，为何他独认为水浒是“才子书”？答曰：三国如官府话奴才，代人而言，不敢擅自添减一字；西游大无

脚地，如年夜烟火，一阵一阵全没贯串。而水浒写作方法得《史记》妙处，却又许多胜似《史记》。《史记》以文运事，《水浒》因文生事。而且章有章法，势如破竹。江州劫法场奇绝了，后又大名府劫法场一发奇绝；潘金莲偷汉奇绝了，后又潘巧云一发奇绝；武松景阳冈打虎奇绝了，后又李逵沂水杀虎一发奇绝。这都是极难题目、无下笔处，他偏不怕，定要写出两篇来。我读水浒时，也曾觉得这些情节重复；细细咀嚼又不觉得重复。金圣叹这一说，原来施耐庵在炫技。

又说写人粗鲁，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性，李逵粗鲁是直，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约，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处说，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这一点评，把这些同类物的不同元素分析活了。

后面说到：“吾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读书，都不理会文字，只记得若干事迹，便算读过一部书了。”我不禁哑然，金老这不就是说的我么？他说了水浒，知道许多文法，再去读《史记》《战国策》也能看出文法来。他说，读了水浒，才能生出读文章的锦绣心肠。他说，旧时子弟读《史记》《战国策》，都只看了困事，煞是好笑。我又被戳中痛点，只得叹服：金老说的对，臣附议。

前言如此妙绝，正文中的“弹琵琶”更是精彩绝伦。但凡我在第二阶段中的疑问和质疑，金老都有精彩点评，评懂之余，拍案叫绝。不禁感慨，后世一本《红楼梦》，养活后世无数“红学家”，衍生出更无数点评、赏析文字来。而一本《水浒》，只金圣叹一点评，后世再无人敢说三道四。纵然有人（如钱穆）才达金圣叹，也只能像李白在黄鹤楼感叹的那样“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我服了。我承认，原来我真的不算读过水浒。 (黄陵矿业)

纵横杂谈

水浒的正确打开方式

·张新苗·

的员外生活，却被梁山这一伙人骗得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自己受尽屈辱和刑罚，几乎脱去一层皮。最令人发指的是美籍公朱上山的故事。沧州知府的亲生子正太，年方四岁，端严美貌，活泼可爱，深喜朱全的美髯，成天缠着要跟大胡子叔叔玩儿。没想到到为逼朱全上山，李逵将小衙内的头一劈两半，扔在树林里。且不说这知府，这正太与李逵什么仇什么怨，这行为这手段之残忍远远甚于电椅暴打、伯母刺眼等各种虐童网络事件。这要是发生在当代，还不深度发酵，举国声讨，要生啖其肉，活寝其皮？这不暴徒吗？这不恶魔吗？这不惨绝人寰吗？这不恐怖分子吗？这不反人类吗！怪不得那么多文学家、史学家